

在這一切之前，我是天國人

——談末世兒女的國族焦慮與公民參與

文／劉怡昀 圖／胡真祥

2024年底，臺灣的政黨政治與公民社會發生激烈衝突。伴隨冬季青鳥'再起，「我的本命是臺灣」、「在追星人之前，我是臺灣人」等標籤，迅速在社群媒體上串流發酵。被挑動的國族認同神經、被挑戰的青年世代價值、被挑釁的實踐動員能量，激動許多青年、青少年破圈參戰，用臺灣尚勇的沸騰熱血，慨然表明對民主與國家的堅決守護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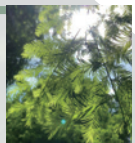
末世的神國兒女啊，面對亡國感的逆襲或芒果乾'的對立，您是否無法自外、悲憤焦慮？當同時擁有公民與聖民的雙重身分，您是否對於自己該投入多大的政治參與困惑猶豫？面對載浮載沉的島嶼命運，我們又該如何以信仰重新看待這一切，並按著神的心意面對終局？

讓我們安靜下來，默想聖經對您我提出的三個挑戰：

一、會不會我所敵視者也需要神的救恩？

當神差約拿往尼尼微傳警告時，約拿逃避了這項託付（拿一1-3）。對約拿而言，亞述人極其驕傲殘暴邪淫（參：鴻三1-4）；這樣萬惡的民族，被神報應正好。但神所顧念的，卻是尼尼微城中尚且不辨左右的十二萬條小生命（拿四11）。壓傷的蘆葦，祂不折斷；將殘的燈火，祂不吹滅（賽四二3），這是神的憐憫。然而當約拿心中的敵意，高過神的意念時，他就只能體貼肉體的血氣，無法體貼神的意思。

保羅卻不是這樣。無論是希臘人、化外人、聰明人、愚拙人，在這一切之前，他只是天國人，他都欠他們福音的債（羅一14），因為曉得神願意萬人得救，祂捨自己作萬人的贖價（提前二4、6）。今天，我們何不從救贖的角度，重新定位敵我關係？聖徒真正的仇敵乃是魔鬼（彼前五8；弗六12），那些在國族政治上與我立場相左之人，其實本質上仍是需要寶血救贖的亞當後裔；倘若我因著意識形態，而拒絕正視他們的福音需求，那麼我是否就如約拿，單憑血氣而不願在神的救贖上，與神同工？



二、會不會事與願違才是神的旨意？

當尼布甲尼撒兵臨城下之際，猶大王西底家差人藉耶利米求問神，因他們期待，神會施行奇妙拯救，使巴比倫王離開。但神的回應卻是，巴比倫非但不會離開，神還要藉此擊打猶大直到滅亡（耶二一1-14）。在此事上，猶大投降且被擄，才是神的旨意；因為猶大滅亡的本質，並非軍事對抗或政治事變，而是神在屬靈層面上要人認罪悔改的手段。當人在神面前，真正謙卑認罪、接受刑罰，並在被擄之地切實悔改，神就必親自復興祂的國度（耶三一15-23）。然而在當時，抗爭到底的愛國主義，才是主流聲音。

今天，面對臺灣社會衝突、臺海國家危機，我們的思維或許也如當時的猶大國，很難跳脫國家安全與民生生計的現實面，更遑論從屬靈角度，坦然接受神藉此拔出拆毀、栽植建立的可能性。然而，作為天國人的我們，倘若能首先為玷污這土地的諸罪，包括社會的人本化、世俗化、性汙濫、不公義等等，向神認罪，並甘心任憑神照祂旨意成就，那麼即便國家局勢事與願違，也終究能釋懷相信，至高者在人的國中掌權，祂要將國賜與誰，就賜與誰（但四17），並且萬事互相效力，愛神的人必能得著益處（羅八28）。

三、會不會我們的國其實不屬這世界？

彼拉多曾問耶穌：「祢是猶太人的王嗎？」耶穌說：「我的國不屬這世界」（約十八36-37）。耶穌深知，祂是王，只是祂的國不屬這世界，而是那為真理作見證的永存國度。這就是尼布甲尼撒大像之夢所預言的，那個不屬這世界、是天上的神所另立、要打碎世上萬國的永存的國（但二44）。

誠如眼見，短短數月間，美國白宮易主、敘利亞政權瓦解、韓國戒嚴風暴，世界諸國動盪起落，如同啟示錄七頭十角獸（啟十七3-5）的末世預言。諸王列國，即使曾滿有冠冕（啟十三1）、稱霸山頭，終究無一永存（啟十七9-12）。賢君或暴政、民主或極權、公民或奴隸，最終的歸宿都是一樣，都要面對神的審判（結三二18-19；啟六15）。

但我們卻是天上的國民；所等候的，乃是救主耶穌基督從天降臨（腓三20）。那永存的榮耀、不能震動的國、永恆的公義冠冕，必賜給凡愛慕主顯現的人。在一切身分認同之前，我們是天國人。倘若我們的國不屬這終將過去的世界，那麼作為在耶穌的患難、國度、忍耐裡一同有分的天上國民（啟一5-6、9），我們以天上寶座為中心的日常敬拜與事奉（啟四2-11），以及為真理同作的見證，將是這永存的國裡，最有價值的公民參與。

註



1. 冬季青島



2. 芒果乾

